

言文對照
新式標點



國學自修讀本

古文觀止

上海達文書店印行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四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

洛陽人

始將連橫

安說

秦惠王

關東地長爲從楚燕趙韓齊六國居之關西地廣爲橫秦獨居之以六攻一爲從以一離六爲橫故從曰合橫曰連○開頭著始將連橫四字便

見合從非秦本意

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

巴蜀漢中三郡並屬益州

北有胡貉

代馬之用

胡樓煩林胡之

類出貉可爲裘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

巫山屬夔州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故曰限

東有殽函之固

殽山名函函谷關名在瀋池縣

田肥

美民殷富

殷盛也

戰車萬乘奮擊百萬

士之能奮起以擊者

沃野千里

沃肥也

蓄積饒多地勢形便

地勢與形便于攻守

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以上言其勢

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

教習也

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

以上言其盛

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大概說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此句是喻起下三句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文章法令也使民驕之出戰煩大臣煩勞

大將於外也○秦王數語大有智略

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是時秦方誅商鞅疾辯士故弗用

蘇秦曰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

虛喝一句昔者神農伐補遂名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誅殺無道黃帝與大戰于涿鹿殺之

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導之爲惡武

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任用也○由此觀之惡鳥有不戰者乎作一小東古者

使車轂擊馳相擊而馳言語相結結親天下爲一約從宗連橫兵革不藏從橫皆需兵革不藏猶言不蓄

○八文士並飭所用者盡文學之士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升理尙文則事煩科條旣備民多僞

態書策稠濁稠多也書策多則閱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聊煩也○尙文則弊起明言章理明著之言

章顯之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服儒者盛服戰攻不息尙文徒足以致辭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

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尙文必不能見功○已上排列二十於是乃廢文任武

厚養死士綴拙甲厲兵綴縫效勝于戰場再結戰字陡健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空也言

無所爲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反掉神農伐補遂一段故以戰

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于

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戰之有利於國如此今欲并天下凌萬乘凌侵也誦敵國誦服也制海內子

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故稱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此句是連橫本領今之嗣主忽於至道至道暗指川兵皆惛于教

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沈于辯溺于辭直口相詰氣凌萬乘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復一句欲

以激動秦王○全段總是要秦王用戰端只因平日不曾揣摩絕不知其詞之煩而意之複宜其終不見聽于秦王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著此一句以明在秦之

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蘇秦初見李兌贈以黑貂之裘黃金百斤盡因得入秦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履蹻○

贏滕也滕東郭郭幅自足至膝便于行也蹻草履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鰲離黑狀有愧色將至家著狀有愧

家妻不下紉不下機織而織自若嫪不為炊父母不與言極寫其困憊失意人情冷落正為下受印拜相除道郊迎等字映襯秦喟去

聲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嫪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

乃夜發書陳篋法數十隱機得太公陰符之謀陰符太公兵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為

揣摩簡擇練熟揣摩摩研也言以我之簡練者揣摩時勢而用之○六字是蘇秦苦功得力處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

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倦而口勵感憤痛切期年揣摩成曰此真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可見前番尙難自信於是乃摩燕烏集闕燕烏集闕地名見說趙王侯於華

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與前上書而說先不同抵掌而談抵掌側擊手掌也○說趙王語趙王大說悅○一見說而便說則揣摩有以中之矣

封為武安君受相印取卿相之尊矣車馬百乘車馬錦繡千純純○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

白璧玉環東橫十四兩曰鎰以隨其後出其金玉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六國之從以離散秦之橫易而從難蘇秦能于其所難者激之使然也故蘇

秦相于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作一頓下純以議論代敘其奇妙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

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寫得有聲勢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

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勝也。○連橫用戰合從。則不用戰從。揣摩中得來。夫賢人任而天下服。

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

式用也。○上不費斗糧。五旬而糧寫之。當秦之降。秦國強盛之時。○頓宕。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同炫熿光輝也。於道。桑戶棬

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趙爲從主。諸侯尊之。○此言其變弱爲強之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

樞之士耳。樞門鑿垣爲門也。桑戶以桑木爲戶。樞門也。棬也。操木爲之如棬。○頓宕。伏軾搏銜。搏猶頓也。銜勒也。停轡之意。橫歷天下。庭說諸侯

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同抗。○仇當也。○此言其化賤爲貴之難。將說楚王。威王。○忽入敘事。作收煞路。過洛陽。尚未至家。

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酒掃也。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不敢正視。聽也。

嫪蛇行匍伏。同匍。○蛇不直。行匍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事寫勢利惡態。嫪九不堪。蘇秦曰。嫪冷也。何前倨而後

卑也。嫪曰。以季子蘇秦字。位尊而多金。位尊應前卿相多金。應前金玉錦繡。○蘇秦問意。重在前倨。而其嫪只答以後卑絕妙。蘇秦曰。嗟乎貧

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就蘇秦自鳴得。

意語收結全篇異樣出色

白話文

蘇秦起初拿着連橫的話去游說秦惠王道：『現在大王的國度，西面有巴蜀漢中的富厚，北而有胡貉代馬的用場，南面有巫山黔中的限阻，東面有殽山函谷關的堅固，都是肥壯豐美的田地，都是殷實富厚的百姓，有一萬打仗的車輛，有百萬精壯的兵士，有千里肥潤的田野，貯藏的糧草很是豐富，對以地理形勢，攻守都便，這真可算出產豐富，地勢鞏固，天下第一等的強國了。』拿大王的賢明，百姓的衆多，將士的用命，兵法的熟習，儘可以并吞諸侯，統一天下，稱了皇帝去治理國事呢？請大王少爲注意，讓我來說明他的功效罷。』秦王道：『寡人聽得有句話說：『毛羽還沒有生得豐滿的，不能夠高飛；法令還沒有通行的，不能夠用刑罰；道德還沒有修明的，不能夠差使百姓；政教還沒有昌明的，不能夠煩勞大臣。』現在先生居然不遠千里的跑來指教，那是好極了；但是一時還不能夠施行，只好等候異日再說了。』

蘇秦道：『臣果然疑惑大王不能夠用我啊。從前神農伐補遂，黃帝在涿鹿打仗，擒獲蚩尤，唐堯伐驩兜，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商湯伐夏，周文王伐崇侯虎，周武王伐商紂，齊桓公用了戰爭，做天下的霸王，從這樣看來，要想王霸天下，那有不戰的道理呢？古時使者車輛相擊而馳，絡繹道路，各國都用言語互相結約，天下都是一樣，不論約縱連橫，都要用着兵革，沒有把他積蓄起來的。後來所用的都是文學的人，諸侯因此變亂疑惑，萬事都從此發生起來，複雜得竟不能夠治理了。等到章程條件完備了，百姓的虛僞態度愈多，文書策籍衆多，雜亂天下的百姓反而不足，那麼君臣互相憂愁，百姓不能夠靠他活命了。愈講明著的說話，章顯的道理，兵中的事

體愈多，能言舌辯，儒者盛服的人愈多，打仗的事體愈反不停。愈講書籍上的道理，天下愈反不治。所以說的說得舌也疲了，聽的聽得耳也聾了，總沒有見什麼成功。儘你行仁義的事體，結信任的監約，天下總不能夠親近。那麼就應當廢棄文治，任用武備，厚養着勇敢的人，縫好了甲冑，磨礪了兵刃，決勝在戰場上面。要知道空無所爲而想求利，安坐不動而想推廣地方，雖是古時的五帝三王五伯，和那賢明的皇帝，也常想過他，但是事勢上實在辦不到，所以祇得拿戰爭來解決他兩軍的地方距離得遠的，便互相攻伐，離得接近的，使用杖戟來互相撞擊，這樣方纔可以建立偉大的功業。所以兵隊在外面打勝仗，國王在裏面行仁義，國家的威望既立，下面的百姓自然臣服了。現在要并吞天下，侵奪王位，屈服敵國，管理天下，親愛百姓，臣服諸侯，那是一定非兵不行。現在的國王，忽略了用兵的道理，大家都被政教昏亂了，言語迷惑了，沈于辯論，溺于辭令，照這樣的論來，王果然是不能夠行的啊！

蘇秦游說秦王的文章，連上了十次，他的話終究不能夠施行。弄得他黑貂的皮衣也破了，百斤的黃金也用完了，旅費絕乏，只得離了秦國回家。腿上繞了纏腿的布，足上穿了草履，背上背了書，肩上挑了擔，形體容貌，弄得枯樵乾癯，面目黃中帶黑，一副很慚愧的樣兒。到了家裏，他的妻子也不下機來迎接他。他的嫂子不給他燒飯，爺娘也不同他講話。蘇秦嘆着氣道：「唉！妻子不當我是丈夫，嫂子不當我是夫弟，爺娘不當我是兒子，這都是我的不好啊！」

沈氏友裏拿書箱中的幾十部書檢出來，得到姜太公的一部兵法書，叫做陰符，伏案讀著；

并且揣摩時勢簡擇熟練。到了讀得疲倦要睡的時候，自己就拿了一錐子，刺他的大腿，腿上的血流到了足邊，便道：『這樣去游說國王，難道還不能夠叫他拿出金子、美玉、錦衣、繡帛，待着公卿宰相的尊貴麼？』隔了一年，揣摩既成，說道：『這真可以游說現代的國王了。』蘇秦就過燕、烏集關的地方，見了趙王，在華麗的房屋下面游說，互相拍手高談。趙王聽了很是歡喜，就封蘇秦做了武安君，接受相印，并且送他兵車一百輛，錦繡一千束，白玉一百雙，黃金二十萬兩，拿來跟在他的後面訂約合從，解散連橫，拿來壓制強盛的秦國，所以蘇秦在趙國做了宰相，六國的關口因此都不和秦國相通了。

當這個時候，天下這樣的廣大，百姓這樣的衆多，王侯這樣的威望，謀臣這樣的權能，都要來取決於蘇秦的政策，沒有費過了一斗糧餉，沒有煩過了一個兵卒，沒有打過了一個將士，沒有斷過了一條弓弦，沒有廢過了一枝利箭，可是諸侯的親愛，正比兄弟還要好多呢。想那賢人在位，天下的人民都歸服他一人用事，天下的諸侯都聽從他，所以有句話道：『要圖王霸的事業，只要在政治上用心，不必在勇武；只要在朝廷裏邊用心，不必在國境的外面。』當秦國強盛的時候，把萬鎰的黃金做他的用場，車輛往來互相連接着，在路上真顯耀得很。山東各國就此推尊趙國，使他做了從主，并且蘇秦不過是一個窮僻陋巷，掘牆做門，桑木做戶，桑條做樞的窮人罷了，他乘着車輛，騎着馬兒，游歷天下，到各國的朝廷去游說諸侯，阻住左右之口，天下的人竟沒有一箇敢抵抗他。

蘇秦將要去游說楚王路過洛陽的時候，他的爺娘得到了這個消息，就去把宮室洒掃了，道路清潔了，佈置了音樂，陳設了酒具，在城外三十里迎接他。妻子不敢正眼去看他的面，不敢正耳去聽他的話。他的嫂子伏在地上不敢直行，拜了四拜，跪着謝罪。蘇秦道：「嫂子！你為什麼以前這樣的傲慢，現在卻這樣的卑諂呢？」他的嫂子道：「因為你現在勢位尊貴，並且金錢充足的緣故啊。」

蘇秦聽了，嘆了一聲道：「唉！一個人貧苦困窮了，爺娘就不當他做兒子，等到富厚尊貴了，連親戚也就恭敬怕懼，這樣說來，一個人生在世界上，勢力名位金錢，怎麼可以不看重呢？」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魏人爭論於秦惠王前。此句是一篇總綱，下乃更敘起也。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

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結好魏楚，謀共伐韓。下兵三川，三川，河洛伊韓地也。塞轅轅還，鉤

氏之口，轅轅氏險，道屬河南。當屯留之道，屯留，潯州縣道，即太行羊腸坂。魏絕南陽，韓地，河南鄭地。秦攻新城宜

陽，新城，屬河南宜陽韓邑。以臨二周之郊，東西二周。誅周主之罪，周無韓為敵，可以兵討之。侵楚魏之地，楚魏無韓益近，可以兵討之。

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民金穀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既得周鼎，乃借輔周為名。

號召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取三川得利挾天下得名，所以為王業。一段伐韓之利。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

長也。敝名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一段伐蜀之不利臣聞爭名者于朝

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

遠矣。總言伐韓伐蜀相去之遠。雙結。司馬錯曰：不然。只二字推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

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者資備而王隨之矣。先發正大之論。下乃入今事。○三資止

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提清伐蜀主腦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

句有抑揚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忽設一喻爲下未必利作反照取其地足以

廣國也。頂富○此二句說實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韓治也故拔一國

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西作海，諸侯不以爲貪。此二句說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

其利如此，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也。加一句應上桀紂句今攻韓劫天子，名雖攻韓實劫天子劫天子惡名

也。擒定大題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既未必利徒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句危。天下皆欲尊周

而我攻之亦危其矣不但名利兩失已也臣請謁其故。謁白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爲天下之所宗韓周之與國也。二句是攻韓劫天子

註周自知失鼎，韓自知亡三川。兩自知應上一自知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

求解乎楚魏。秦既親魏善楚雖以離間故必因乎齊趙而求解之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將魏楚與國勢必轉而爲秦敵矣此臣

所謂危。

一段伐韓之不利

不如伐蜀之完也。

完猶言萬全。繳一句意足。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

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強富厚輕

諸侯。

結完富強本旨

白話文

司馬錯和張儀兩人在秦惠王面前辯論，因爲司馬錯要帶兵去打蜀國，張儀說道：「還不如去打韓國的好。」惠王道：「請你們將理由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張儀回答道：「去親近了魏國，用好心去待着楚國，出兵到伊洛河的三條水路上地方，攔住了轅轅緱氏的要口，把守住屯留的道路，魏國去攔住了南陽，楚國的兵到南鄭地方，秦國的兵攻打那新城宜陽地方，趁着這時候，兵工跑到東西二周的城外，聲明周主的罪孽再去奪了楚國魏國的地方，周朝自己知道沒有挽救，那傳代的九鼎和寶貴的物件，必定可以獻出來了。我們得了這九鼎，收了他地圖和戶籍，借着皇帝的威勢，去號令天下的諸侯，天下那個敢不聽我們命令呢？這個才是做國土的事業呢。至於蜀國，是在西面偏僻的國度，却是戎狄的酋長，疲乏了兵士，煩勞了衆人，也不能夠成就什麼好名望，就是得了他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利益的。我做臣子的，聽得人家說：『要爭奪名望的，是要到朝廷上去做官，要爭奪錢財的，要到市場上去』

做買賣；那現在三川流過的周朝地方，是天下爭名奪利的市朝啊。現在不在這上邊競爭，反去和戎狄人去爭奪，這是離開王業的事業很遠了！」

司馬錯道：「不是這樣說的，我做臣子的聽得人家說：『要使他的國家有錢財，一定要推廣他的地方，要把他軍隊練得很有力量，一定要使他的百姓富足，要成功帝王基業的人，一定要施行他的德行。』這三件事體完備了，那麼帝王的事業自然就跟着他成功了。現在大王的地方又小，百姓又窮，所以做臣子的情願把容易的事體先辦起來。講到那蜀國是西面偏僻地方的國家呢，却是戎狄的酋長，並且還有夏桀商紂的一樣變亂事體，拿我們秦國的兵力去攻他，那是好像差了豺狼去驅逐一羣羊呢。得了他的土地，可以推廣疆土；得了他的錢財，可以富足百姓；只要修好了兵備，不必使許多人受打仗的傷害，那蜀國就早已降服了。所以滅去一個國度，那天下的人不說我暴虐，收盡了蜀國的珍藏，諸侯不說我貪心，這是我們做了一件事體，那名氣和實在好處都可得到，並且又得了禁除暴虐，阻止擾亂的好名氣哩。如今去攻打韓國，去奪皇帝的名位，那奪皇帝的名位，是惡劣的名聲啊，却又不一定可以得到好處的呢。還要受這沒有義氣的名聲呢，並且攻打人家所要尊重的周室，真是危險得很。待我做臣子來講明他的原因：那周朝是天下人所信仰的，韓國和周朝是聯盟的國家，周朝自己知道失去了九鼎，韓國自己知道失去了三川，那沒他們兩國一定并力合同計劃，一面聯絡了齊國趙國去求楚國，魏國的解國，拿鼎去送給楚國，拿地去送給魏國，那是大王不能夠禁止的。因此做臣子的所以

說他危險，還不如攻打蜀國的妥當啊！」

秦惠王說道：「不差，我便聽你的話。」到底領了兵去攻打蜀國，在十月裏的時候，奪得了他的地方，就此收服了蜀國。蜀國的國王改名號稱侯，差了陳莊去管理蜀國的地方。蜀國既然歸附了，秦國愈加強盛，豐富殷厚，簡直把各國諸侯多不放在眼裏了。

范雎說秦王

國策

范雎^{魏人}至秦王^{昭王}庭迎范雎。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

變色易容者。

就旁人形容一筆

秦王屏

丙

左右。

屏治也

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

范雎曰：「唯唯。」

委○唯唯連諸也

有閒。

諫○閒猶頃也

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筆

○三唯而終不言故緩之以固其心也

秦王跽

其上

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

昔者呂尚^{太公望}

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于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

一說

稅

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交疏言深爲反正兩對

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

卒擅天下而立身爲帝王。

一轉

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

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

二轉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

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

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三轉方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又激然一轉。下愚憂恥之綱。知今日言

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加三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

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同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三句又爲下

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武士之力而死。賁育之勇

而死。孟賁夏育皆衛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必然必至于死也。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

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一段應死不足以爲臣患。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伍子胥自楚奔吳。藏身于橐載而出。楚關。夜行而

晝伏。至於菱夫。水即漂。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同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

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一段應亡不足以爲臣憂。箕子接輿。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

行于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爲之今。臣又何恥

乎。一段應不足以爲臣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廢也。因以杜

口。裹足。莫肯向秦耳。忽掉轉作危語。最足聳聽。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忽點出太后奸臣。

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

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所云危如累卵。得臣則安也。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

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又掉轉一筆。全篇俱動。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

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魂去。先生思汗而存先王之廟也。應宗廟

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應身以先生奈何而言若

此。呼應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交疏之臣。言人骨肉之間。本難啓齒。故一路變動。一路願先

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又開寫一筆。見秦

白話文

范雎來到秦國。秦王就跑出庭來歡迎范雎。恭恭敬敬行着賓主的禮節。范雎辭謝推諱。這一天秦國的臣子見秦王這樣的敬重范雎。見了范雎的面。沒有一個不變了顏色。改了容貌。秦王退了近身伺候的人。宮裏邊空虛得一個人也沒有了。秦王走上前去跪了下來說道。『先生拿什麼來教導我。這個沒有德性的人呢？』范雎答應道。『呖呖』停了一回。秦王又去請教他。范雎又答應道。『呖呖』這樣的三次。秦王直挺挺的跪着說道。『先生終不肯好好的來教導我。這個沒有德性的人嗎？』

范雎謝罪說道：『並不是敢存着這樣的心思啊！我做臣子的聽得說：以前太公望遇着周文王的時候，他的身子是一個捕魚的人，日在渭陽的水邊釣着魚，罷了像這樣的一個人，和文王的交情原是很疏淡的，後來向文王一說，文王就封他做太師官，載了他一同歸國，這樣要好的緣故，祇因為他的說的話，很是深切啊。所以文王真的在太公身上收到了大功勞，到底得了三分天下，自己親身做了皇帝。假使那時候文王，疏忽了呂望，並且不同他深切的談論，便是周朝沒有做皇帝的德行，並且文王、武王，什麼人來同他造成這做國王的事業呢？現在我做臣子的是寄居的臣子啊，對於大王沒有多大的交情，但是我所願說的話，都是糾正你們做國王做臣子的事體，和在人家骨肉間的事體，很願意盡我一點忠心，可是沒有曉得你大王的心思怎樣，所以大王問了三次，終不敢對答，就是這個意思啊。』

我做臣子的並非心裏有什麼怕懼的意思，不敢說出來啊，我明知道今天說出這話在前頭，到明天却受殺頭的罪名在後面，但是我做臣子的終究不敢有什麼怕懼啊。倘然大王能夠聽信做臣子的說話，便是叫我死了，也不能夠叫我做臣子的心裏害怕，便是叫我逃出去在外面，也不能夠叫我做臣子的心裏憂愁，便是叫我漆了身體去做癩子，叫我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也不能夠算做臣子的恥辱啊。五帝這樣的有德性，也要死了三王這樣的待人有良心，也要死了；五霸這樣的待人有道理，也要死了；鳥獲的氣力這樣大，也要死了；賁育胆量這樣的大，也要死了；那死亡是人類所必不能夠避免的事體，假使可以稍稍有一些好處補助秦國，那就是

死了也是我做臣子的是心裏願意的事體啊，我做臣子的還有什麼害怕呢？伍子胥逃出楚國的時候，裝在袋裏逃出昭關，夜裏走着路，白日躲起來，到了菱夫的地方，沒有什麼東西吃了，祇得將膝蓋當着腳，伏在地上，討東西在吳國的街道上，到底後來興起了吳國，闔閭做了霸王，固然叫我做臣子的也能夠像伍子胥這樣的進些計策，就是大王拿我關在不見天日的地方，從此沒有再見大王的面，這是做臣子的說話已經行了出去，我還有什麼憂愁呢？殷朝的箕子，楚國的接輿，拿漆水塗了身體，去做癩子，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並沒有好處在殷楚。倘使叫我做臣子的得有箕子接輿同樣的行爲，可以補助那賢明的國王，那是做臣子的極大的榮耀啊，還有什麼丟臉呢？

我做臣子的所怕的事體，獨怕做臣子的死了以後，天下的人見我做臣子的盡了忠心，反而弄得身死，因此大家塞住了嘴，裹住了腳，沒有人肯到秦國來做事體呢。大王上面害怕太后的嚴厲，下面迷惑奸臣的妖態，住在深宮的中間，不會離開那保姆女師傅的手裏，一生一世闊味愚惑，沒有人和你說明奸詐的所在，這樣做去，鬧大了足以把祖宗的祠廟傾覆滅亡，鬧得小一點也要弄到自身孤立的危險。這是我所恐懼的。講到那窮困和丟臉的事體，死去逃去害怕的事體，我做臣子的是不害怕的。我做臣子的死了，那秦國能夠興盛，是比活在世上好得多呢。

秦王跪了下去說道：「先生這是什麼說話啊。秦國地方偏僻荒遠，寡人又是愚昧，怎能難